

“不是A,就是B”选择构式义的形成

——基于互文的空间认知分析^①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200442)

[摘要]由于词汇兴替,“不是A,就是B”源自“非A则B”。在“非A则B”结构中,“非A”“则B”对举,形成对举空间,从而在语言流中营造了一个微环境,在此微环境中,基于互文的认知机制,A、B信息互换,形成格式“非B则A”,此格式再和“非A则B”结合,形成“非A则B,或者非B则A”,“非A则B”的选择义也由此产生。“不是A,就是B”的选择义也来源于互文。明末清初,由于“不是A,就是B”出现频率渐高,选择义逐渐固定到“不是A,就是B”结构中,此时即使A、B结构不对称,“不是A,就是B”也可以表达选择义。

[关键词]“不是A,就是B”;构式义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365(2011)06-0060-09

§0 引言

“不是A,就是B”格式在汉语语法等级大纲中,属于丙级语法大纲中一个必须掌握的语法点。可是留学生在学“不是A,就是B”时经常会出现如下偏误:

①a. 偏误: * 如果因为你的脸长得丑,被拒绝入学,那么那个原因不是你,就是大学,所以放心吧。

纠正: 如果因为你的脸长得丑,被拒绝入学,那么那个原因不是你,而是大学,所以放心吧。

b. 偏误: * 你说汉语他当然不明白,他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啊!

纠正: 你说汉语他当然不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啊!

问题一: 为什么留学生很难区分“不是A,就是B”和“不是A,而是B”?

“不是A,就是B”从字面来看,应该是“否定前项A,肯定后项B”。例如:

②a.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毛泽东《愚公移山》)

b.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但是有大量的例子表明“不是A,就是B”表达的并不是其字面意思,而是“肯定前项A,肯定后项B”的意思。例如:

③a. 细想起来,他半辈子里不是风,就是雨,不是血,就是泪,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杨朔《三千里江山》)

b. 以往收获时候是雇佣附近村里的农民,如今我们成了劳动的主力军。每天起来不是掰玉菱,摘高粱,就是收葵花,割稗子。(马烽《黑暗中的闪光》)

例③a句的意思是“细想起来,他半辈子里又是风,又是雨,又是血,又是泪,才过了几天好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空间认知视角下对举结构与‘非法句’合法化研究”(项目编号: 11YJC740027)的阶段性成果。

日子。”b句的意思是“以往收获时候是雇佣附近村里的农民,如今我们成了劳动的主力军。每天起来又掰玉茭,又摘高粱,又收葵花,又割稗子。”

问题二:“不是A,就是B”是如何超越其字面意义而获得字外之意的?字外之意的“肯定前项A”为何竟然与字面意义“否定前项A”相反?再看下面这个例句:

④a. 重庆将迎最残酷保级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重庆时报》2009年10月14日)

b.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14款强机针尖对麦芒《中关村在线》2007年11月14日)

例④a、b中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可以互换且句子意思不变。

问题三:语言系统具有经济性原则,意义完全相同、形式不同的两个短语在同一个语言系统中一般不能长时共存,可是“就是我亡”“就是我活”字面意义截然相反,为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却能在汉语中大量的混用?

§1 “不是A,就是B”的构式义

“不是A,就是B”的语法意义并不单一,先看以下三个例句:

⑤对他而言,上帝不是别的,就是宇宙最高精神和最高规律。(《读书》,第221期)

⑥他不是蒙族就是满族。(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⑦医学上有成就的人,不是晚婚,就是独身,这样的范例还少吗?(谌容《人到中年》)

例⑤的语法意义表示对比,“否定A项肯定B项”。例⑥、例⑦的语法意义,学术界有争论。吕叔湘(1990)、邢福义(2001)认为表示“选择”,“肯定A项”或“肯定B项”。但王弘宇(1995)认为例⑥、例⑦分别表示“推测”和“列举”,并列出两个公式^①:

(1) 推测 = 单一 + 选择

(2) 列举 = 多个 + 并列

例⑥的主语是单一表述对象,所以“不是A,就是B”表“推断”,句子意思是“他可能是蒙族,也可能是满族。”例⑦的主语是多个表述对象,所以“不是A,就是B”表“列举”,句子意思是“医学上有成就的人,有的是晚婚、有的是独身。”

我们认为王弘宇(1995)所说的“单一”和“多个”,实际是指说话人主观认定的事物数量,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数”。主观数和语法数常常不一致,比如语法复数可以被看成一个整体,成为主观单数,请看例句:

⑧那些班不是美国学生就是英国学生。

例⑧中的“那些班”是语法复数,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一个班组成的复数体”,表“列举”,句子意思是“那些班有的是美国学生,有的是英国学生。”但如果说话者把“那些班”看成一个整体,就表示“推测”,句子意思是“那些班可能全是美国学生,也可能全是英国学生。”所以我们认为“推测”应该等于(主观)单一+选择”。

我们还可以对语法单数进行主观分割,从而形成主观复数。陈振宇、刘承峰(2006)认为语用(主观)分割有以下三种:空间分割、时间分割、功能分割。例如:

⑨a. 我的那箱书不是送人了,就是弄丢了。

① 刘颂浩(1996)不赞同王弘宇的看法,他认为“任何一个‘不是A,就是B’格式中,都既有列举又有推断,两种意义并不能截然分开。”陈振宇、刘承峰(2006)把王弘宇的“推测”改回到“选择”,同时保留了“列举”。周静、钟莹(2008)则将三种说法全部保留,认为“不是A,就是B”有三种意义:推测、列举和选择。

- b. 星期天我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
- c. 你这书不是言情,就是凶杀,没一点正经的。

例⑨中主语都是语法单数,但如果把“不是A,就是B”理解为列举义,那么a就是空间分割,“那箱书”由“一本一本的书”组成,某些书送人了,而另一些书弄丢了。b就是时间分割,“星期天”由一段一段时间组成,某个时间段我睡觉,而另外一个时间段我打游戏,即整个一天有时候睡觉,有时候打游戏。c就是功能分割,“书”的内容由不同功能组成,某个功能是言情,另一个功能是凶杀,即整本书内容里有描写言情的,有描写凶杀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与“不是A,就是B”相关的主语,不管是语法单数还是语法复数,说话人都可以主观将其分成一个一个部分,然后每个部分在A、B之间进行选择,而各部分的“选择”可能并不相同,把不同选择排列在一起,就会形成“列举”义。所以我们认为“列举”应该等于(主观)多个+选择”。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观察王弘宇(1995)的区分:

推测 = (主观) 单一 + 选择 } 选择
列举 = (主观) 多个 + 选择 }

“推测”和“列举”都是由“选择”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A,就是B”还是只需归纳为两种语法意义:对比和选择。

“对比”义可以从“不是A,就是B”格式的构成成分意义中预测,但“选择”义却不可以从“不是A,就是B”格式的构成成分意义预测。这一点符合 Glodberg(1995)对构式的标准定义: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一意义的配对,且C的形式或者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者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所以,“不是A,就是B”可以看作是一个表达“选择”的构式。

那么“不是A,就是B”格式是如何突破其字面意义,而生成“选择”构式义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探讨“不是A,就是B”构式的来源。

§2 “不是A,就是B”构式义的来源

太田辰夫(1987)在讨论“不是A,就是B”的来源时认为“在古代汉语中用‘非’、‘不’代替‘不是’,用‘即’‘则’代替‘就是’”。席嘉(2006)也认为“不是A,就是B”的“选择”义来源于“非A则/即/必/B”。

在先秦两汉,“非/不A则/即/必/而B”(为行文方便,统称为“非A则B”)都可以表示“选择”义。例如:

- ⑩a. 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庄子·秋水》)
- b. 若是则先死者非父则母,非兄而姒也。(《墨子·明鬼》)
- c.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
- d. 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战国策·秦策》)
- e.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管子·乘马》)
- f. 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汉·司马迁《史记·季布传》)

从六朝时期开始,“非A则B”选择句前经常出现假设连词。例如:

- ⑪a. 若非先帝谬于知人,则为陛下未察愚款。(梁·沈约《宋书·谢晦传》)
- b. 华见其总角风流,……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少年!若非鬼魅则是狐狸。”(晋·干宝《搜神记》)

随着“是”与“不是”在口语中的广泛使用,“非”和“则”的对举逐步被“是”与“不是”这对

词语的对举替换。例如:

⑫若不是星辰降瑞,即必是河岳孕灵。(唐·贯休《观怀素草书歌》)

到了宋代,“不是A,便是B”也开始出现。例如:

⑬a. 风拂拂地,不是南风,便是西北风,直须便恁么会始得。(宋·圆悟《碧岩录》)

b. 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狱。(宋·慧洪《林间录》)

元明开始,“就”又逐步取代“不是A,便是B”中的“便”。例如:

⑭a. 不是磕碎脑袋,就是抢了鼻凹。(《元刊杂剧三十种·薛仁贵衣锦还乡》)

b. 无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弹弄琵琶。(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席嘉(2006)认为“不是A,就是B”选择义的形成包括以下三个阶段:(1)重新认识阶段:从“若非A则B”可以推知“非A则B”最早是假设句式,经过重新认识而临时具有选择义;(2)词汇兴替阶段“非”“则”逐渐被“不是”“就是”替代;(3)重新分析阶段“非A则B”临时的选择义经过重新分析变成“不是A,就是B”固定的选择义。

我们赞同席嘉的词汇兴替说,但“不是A,就是B”的选择义由假设句式重新认识出来的提法还值得商榷。事实上,始见于先秦时期的“非A则/即B”最早表选择。例如:

⑮a.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左传·襄公八年》)

b. 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国语》
“若/苟非A则B”句式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没有一例表示选择。例如:

⑯a. 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b. 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於父兄宗族。(《礼记》)

c. 若非罪人,则不可劝之以徇。(《韩非子》)

直到六朝时,假设句式“若非A则B”才出现表选择的句子,如前文的例⑩。

从时间上看,表选择的“若非A则B”格式在后,表选择的“非A则B”格式在前,如果由“若非A则B”倒推,推出“非A则B”的选择义是由假设句重新认识的,显然不合逻辑。

§3 “选择”义的形成机制

既然“非A则B”选择义不来源于假设,其来源在哪里?我们认为这是互文机制在起作用。本文所说“互文”并不是指西方基于语篇分析的互文理论,而是指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概念。“互文”既是训诂学的概念,也是一个修辞格,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就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结构单位,互相呼应,彼此渗透,相互牵连而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语言学百科辞典》),“多用于对偶句式,一定程度是语义内容服从表达形式的对偶造成的”(《辞海》),或者“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上下文中,上文里隐含着下文里出现的词语,下文里隐含着上文里出现的词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大学修辞》),即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往往出现于两个或者多个形式上有对称性的语言结构中。

古代汉语存在大量的互文现象,胡范铸(1993)总结了六种互文类型,甘莅豪(2008)进而归纳出二十多种互文类型,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几种主要的类型。

(1) X_1X_2, Y_1Y_2 —— $X_1X_2Y_2, Y_1X_2Y_2$

该类型的意思是“互文后, X_1X_2, Y_1Y_2 应该理解为 $X_1X_2Y_2, Y_1X_2Y_2$ 。”比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中,“秦”(X_1)和“汉”(Y_1)、“明月”(X_2)和“关”(Y_2)互相呼应补充,应理解为“秦时的明月和关隘,汉时的明月和关隘。”

(2) X_1X_2, Y_1Y_2 —— $X_1X_2Y_2, Y_1Y_2$

比如“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应理解为:烟雾般的水气笼罩着寒冷的河水,朦胧的月光笼罩着寒冷的河水和岸边的沙地。

(3) X_1X_2, Y_1Y_2 —— X_1Y_2, Y_1X_2

比如“泉香而酒冽”(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应该理解为“泉冽而酒香”。

(4) X_1X_2, Y_1Y_2 —— $X_1X_2Y_2', Y_1X_2Y_2'$

该类型是指“ X_1X_2 等于 X_1X_2 + 与 Y_2 相关者, Y_1Y_2 等于 Y_1Y_2 + 与 X_2 相关者”。比如“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杜甫《北征》)应该理解为:不闻夏殷周衰,中自诛妹(喜)褒(姒)姐(己)。

(5) X_1X_2, Y_1Y_2 —— $X_1X_2 \underline{Y_2}, Y_1Y_2 \underline{X_2}$

该类型的意思是“ X_1X_2 等于 X_1X_2 + 对 Y_2 的否定, Y_1Y_2 等于 Y_1Y_2 + 对 X_2 的否定。”比如“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荀子·王霸》)应理解为:国危则无乐君、无乐民,国安则无忧民、无忧君。

(6) X_1X_2, Y_1Y_2 —— X_1X_2, Y_1Y_2 或者 X_1Y_2, Y_1X_2

比如“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绦罗”(《孔雀东南飞》)应理解为: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绦罗,或者,右手持刀尺,左手执绦罗。

可见,互文在古代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以“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庄子·秋水》)为例分析“非A则B”的语义。这句话的意思是“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或者非诬则愚也”,显然在理解“非愚则诬”的时候,我们运用了互文思维。假设非 = X_1 ,愚 = X_2 ,则 = Y_1 ,诬 = Y_2 ,那么“非愚则诬”的互文类型应该为: X_1X_2, Y_1Y_2 —— X_1X_2, Y_1Y_2 或者 X_1Y_2, Y_1X_2 ,和“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绦罗”类似。

下例则直接把“非A则(而)B”经互文理解后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例如:

①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俾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

“不是A,就是B”作为和“非A则B”一脉相承的格式,同样必须运用互文思维才能对其意义进行完整的理解,比如前文例④中的“不是磕碎脑袋,就是抢了鼻凹”的意思是“不是磕碎脑袋,是抢了鼻凹,或者不是抢了鼻凹,是磕碎脑袋。”其互文类型也为: X_1X_2, Y_1Y_2 —— X_1X_2, Y_1Y_2 或者 X_1Y_2, Y_1X_2 。

结构上“非A则B”“不是A,就是B”的情况如何呢?

先秦时期“非A则B”除了表示选择外,还可以表示“否定前项A,肯定后项B”。例如:

⑧a. 老也以军事承子,非戎,则非吾所知也。①(《国语》)(我在军事上辅助您,不是军事的事情,我并不知道。)

b. 非半弗,则不动,说在端。(《墨子》)(不能分为两半的东西,也就对它不能有所动作,即不能砍开,它便是“端”了)

c. 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我不到您的门口就危险了,被大方之家取笑了)。

比较例⑧和例⑩可以发现“非A则B”两个意义——“否定前项A,肯定后项B”和“选择义(肯

① 本文只对个别难懂的文言附上白话文。

定前项 A,肯定后项 B) ”分布的环境并不相同,前者的 A、B 结构不对称,而后者 A、B 结构却要求对称或者准对称。比如例⑧a 中的“戎”是名词,“吾所知”是主谓短语,b 中的“半弗”为名词,而“不动”是动词。c 中的“至于子之门”为动宾短语,“殆”是形容词。而例⑩a 中的“愚”“诬”都是形容词,b 中的“父”“母”“兄”“姒”、c 中的“杨”“墨”都是名词,d 中的“从”“横”都是动词,e 中的“于大山之下”“于广川之上”都是介词短语,f 中的“北走胡”“南走越”都是动宾短语。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古代汉语部分,我们对“非 A 则 B”两种意义在先秦部分典籍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见下表 1。

表 1 “非 A 则 B”两种意义在先秦部分典籍中的分布情况

文献	否定前项 A,肯定后项 B		肯定前项 A,肯定后项 B(选择)	
	对称	不对称	对称	不对称
国语	0	2	2	1
墨子	0	2	1	0
仪礼	0	1	0	0
吕氏春秋	0	2	4	0
孟子	0	1	0	0
庄子	0	1	0	0
百分比	0	100	87.5	12.5

由上表可见,先秦时期“非 A 则 B”的两个格式义明显成互补分布,当其为“否定前项 A,肯定后项 B”时,A、B 的结构不对称占优势,占比 100%;当其为选择义的时候,A、B 结构对称或者准对称占优势,占比 87.5%。

上表中“非 A 则 B”表选择义时,A、B 唯一不对应的情况如下例:

①9“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国语》)(鬼神凶吉所涉及的,不是他的同族,就是继承他同样地位的人,所以天子祭祀天帝,公侯祭祀诸侯身份的神灵,从卿以下不过祭祀他的亲族。)

例①9中,“其族类”是名词,“绍其同位”则是动宾结构,但这个动宾结构在句中应该当作名词性短语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还是对称的。

席嘉(2006)对《朱子语类》中“不是 X,便是 Y”的考察发现,表选择的 27 例,均具备结构对应或基本对应的特点。

下面表 2 是根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统计的“不是 A,就是 B”在文献中的分布情况:

表 2 “不是 A,就是 B”两个格式义在文献中的分布情况

不是 A,就是 B	否定前项 A,肯定后项 B		肯定前项 A,肯定后项 B(选择)	
	不对称	对称	不对称	对称
西游记(明)	2	1	1	0
三宝太监西洋记(明)	1	3	4	0
初刻拍案惊奇(明)	1	0	1	0
醒世姻缘传(清)	0	5	21	4
红楼梦(清)	0	2	16	1
人民日报 1996 年 10 - 12 月	0	2	22	4
百分比	25	75	88	12

“不是A,就是B”格式在元明时期开始出现。从元明到现在,两个格式义依然保持了互补分布,当其为“否定前项A,肯定后项B”时,A、B不对称占优势,占比例为75%;当其为“肯定前项A,肯定后项B”时,A、B对称或者准对称占优势,占比例为88%。

那么,为什么结构对称和互文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这和人们的空间认知心理有一定关系。

§4 互文的空间认知

在人的认知空间中,如果两个事物处在一个系统中相同或者相对的位置,即便两者并不接近,也不相似,依然可以发生信息交流。

在语言线性流中,当两个语言结构形式对称或准对称,人们很容易把它们和其他语言单位单独区分开,形成相对闭合的空间——对举空间,此空间的格局会营造出一个“微语境”。在此“微语境”中,彼此相邻的语言符号在心理上并非等距离,部分语言符号在对举空间中容易优先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又作用于句法,进而影响句法格式的合格度或构式义。例如:

- ②0a. 学生不带书,不带本,怎么上课?
- b. 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
- c.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例②0a是音节信息交流,“本”不太常说,“书”常说,“书”和“本”在对举空间中处在相对的位置,“书”和“本”进行信息交流,“书”把“单音节合法”的信息传递给了“本”所处句法位置,促使单音节“本”在句法结构中合法化。b句是语义信息交流,这里“为”是“帮助”的意思。“与”的意思则不好理解,但是“与”和“为”在对举空间中处于相对的位置,它们彼此可以进行信息交流,意义由此类似,所以“与”也是“帮助”的意思,两者构成古人所说的等训。c句也是语义信息交流,但是这个信息交流和上句不同,“风”“俗”也处在对举空间中相对的位置,可以发生信息交流,但是两者并不是彼此语义相似,而是两者语义合并,即“风俗”的意思。

同样,“非A则B”“不是A,就是B”也会形成一个“对举空间”,在此微环境中,A、B位置对应,容易发生信息互换,构成互文,形成“非B则A”“不是B,就是A”,它们再分别和“非A则B”“不是A,就是B”结合,形成“非A则B,或者非B则A”“不是A,就是B,或者不是B,就是A”,“非A则B”“不是A,就是B”的选择义也由此产生。

也许有人会认为“不是A,就是B”格式中,下列结构并不对称,依然有选择构式义。例如:

- ②1a. 素姐不得便当下手,屡次才待寻衅发作起来,不是寄姐上前拦护,就是狄希陈推着有甚官事,忙忙的跑出外面,成日家躲着。(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
- b. 自从新嫂嫂敲到了陶子尧的竹杠,不是剪两件衣料,就是顺便叫裁缝做件衣裳,不收他的钱,好补补他的情。(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比较“非A则B”和“不是A,就是B”,我们发现“非A则B”中的A、B字数少,结构短且更对应,而古人又比今人更倾向运用互文手法,所以“非A则B”可以明显看出互文机制的作用。后来“非A则B”被“不是A,就是B”取代,“不是A,就是B”同样受制于互文机制,产生选择义。另外,根据上文表2,从《醒世姻缘传》(明末清初)开始,“不是A,就是B”选择义使用频率突然大大增加,促使选择义进一步固定到“不是A,就是B”格式中去,造成人们在理解“不是A,就是B”时,很难意识到自己已经使用互文思维,而是直接把“不是A,就是B”看成选择句式。在这种情况下,字数较多,结构较长且不对称的A、B也被允许进入

“不是 A, 就是 B”选择格式。

另外, 例②中虽然 A、B 语法结构、字数不一致, 但是它们的语义指称还是对应或者准对应的。例②a “寄姐上前拦护” “狄希陈推着有甚官事, 忙忙的跑出外面, 成日家躲着” 都是指称某种行为。例②b 中的 “剪两件衣料” “顺便叫裁缝做件把衣裳, 不收他的钱, 好补补他的情” 也是指称行为。

§ 5 结论

总之, “非 A 则 B” 由于 “非 A” “则 B” 对举, 形成对举空间, 从而在语言流中营造了一个 “微环境”, 在此 “微环境” 中, 互文机制发生作用, A、B 信息互换, 形成格式 “非 B 则 A”, 此格式再和原来的格式 “非 A 则 B” 共同作用, 促使人们将 “非 A 则 B” 格式理解成 “非 A 则 B, 或者非 B 则 A”, 选择义也由此产生。后来随着词汇兴替, “非” 被 “不是” 取代, “则” 被 “就是” 取代, “不是 A, 就是 B” 同样发生互文, 格式也同样具有 “选择义”。又由于 “不是” “就是” 在明末清初大量使用, 而使用频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一定的共识出现, 容易产生 “已经约定俗成” 的心理感觉, 于是选择义逐渐固定到 “不是 A, 就是 B” 中, 此时即使 A、B 结构不对称, “不是 A, 就是 B” 也可以表达选择义。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互文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辞格, 或者是语义上的互相渗透, 而是进一步作用于语法领域, 形成了表选择的格式 “不是 A, 就是 B”。正如陈望道 (1978) 所说 “文法和修辞虽然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但是两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文法事实和修辞现象往往可以互相转化。因此, 研究它们的时候, 可以同时并行, 双方兼顾, 使我们的研究更为周到全面。” 俞敦雨 (1982) 认为, 固定格式 “爱 A 不 A” 必须在互文机制的作用下才能理解为 “如果爱 A, 那么就 A, 如果不爱 A, 那么就不爱 A”。

现在, 我们可以回答篇首的三个问题了: 问题一的答案在于留学生不了解中国人的互文思维。问题二的答案在于 “不是 A, 就是 B” 是被互文作用的语法构式。问题三的答案在于构式语法认为句子的意义来自构式义和词汇义的相互作用, 如果两种意义相互冲突, 则会出现两种结果: 一种是意义冲突无法调和, 在概念上呈语用异常; 另一种是为了消除冲突, 两种意义相互压制, 或者构式义压制词汇义, 或者词汇义压制构式义。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和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虽然词汇组合意义并不相同, 但都是 “不是 A, 就是 B” 结构, 体现为构式义压制词汇组合义, 所以两者表现出同样的意义——选择构式义。不过,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互文类型和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互文类型并不相同, 前者为 “ X_1X_2, Y_1Y_2 —— X_1X_2, Y_1X_2 或者 X_1Y_2, Y_1Y_2 ”, 意思是 “不是你死, 是我死; 或者不是你活, 是我活”。后者为 “ X_1X_2, Y_1Y_2 —— X_1X_2, Y_1Y_2 或者 X_1Y_2, Y_1X_2 ”, 意思是 “不是你死, 是我死; 或者不是我死, 是你死”。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文法简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 [2] 陈振宇, 刘承峰. “不是……就/便是” 与 “语用数”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4).
- [3] 甘莅豪. 中西互文概念的理论渊源与整合 [J]. 修辞学习, 2006, (5).
- [4] 甘莅豪. 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 [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5] 顾炎武. 日知录·说卦杂卦互文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6]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7]刘颂浩.也谈“不是A,就是B”格式[J].世界汉语教学,1996,(1).
- [8]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9]倪宝元.大学修辞[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 [10]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11]王弘宇.数量因素对“不是A,就是B”格式意义的制约作用[J].世界汉语教学,1995,(2).
- [12]王弘宇.细说“不是A,就是B”格式[J].世界汉语教学,1996,(4).
- [13]席嘉.选择关联“不是X就是Y”的语法化研究[J].古汉语研究,2006,(2).
- [14]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5]俞敦雨.“爱×不×”式的分析[J].汉语学习,1982,(2).
- [16]周静,钟莹.“不是A,就是B”的语义类型与语用辖域[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 [17]Adele E. Goldberg. 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8]Cruze,D. A. *Lexical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Bushi A, Jiushi B*”

GAN Li-ha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2)

Abstract As the substitution of word, “*bushi A, jiushi B*” is from “*fei Aze B*”. Because of the “*huwen*” of “*fei A*” and “*ze B*”, “*fei Bze A*” is formed. While “*fei Bze A*” is linked with “*fei Aze B*” again, “*fei Aze B, huozhe fei Bze A*” is formed. The choice meaning of “*fei Aze B*” is emerged. “*bushi A, jiushi B*” inherits the choice meaning of “*fei Aze B*”. In addition, as “*bushi*” and “*jiushi*” are always repe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hoice meaning is further fixed to “*bushi A, jiushi B*”.

Key words “*bushi A, jiushi B*”(不是A,就是B); constructional meaning